

众生·人民路

忘年朋友

| 赵怀忠 文 |

忘年朋友我平时称她马阿姨，认识她有20多年了。当时，她外孙和我儿子同在一个幼儿园，因为经常到学校接送孩子，一来二去就熟悉了。马阿姨是一名退役军人，对偶尔穿军装接儿子放学的我，自然就多了一份亲切。马阿姨今年74岁，年长我20多岁，她热爱生活，喜欢文学，于是，和我这个在她认为“有文学修养”的晚辈就有了忘年之交，每次难得见面交流，她都兴致很高：“我和怀忠投缘。”

马阿姨父亲是抗美援朝志愿军。马阿姨1968年应征入伍去上海参军。退役回到地方后，和曾经做飞行员的丈夫相识成家。马阿姨说，她参军时，父亲就是正师职干部了，又立过许多战功，所以，父亲退休时政府给了他很多荣誉和待遇。她父亲性格脾气“很板正”，对家人工作和生活极其要求严格，即便用于保障他日常生活的专车，他也从不让家人因私乘坐，就是国家每次例行给他增加工资，他也会一次次拒绝。老人家总说，我工资很高了，国家还很困难，都是退休的人了，不能无功受禄。

也许是受了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，马阿姨无论是参加工作做干部还是退休以后服务社区，她总爱说：“我做人做事不能抹黑党徽。”

马阿姨女婿和我是战友也是同事，我们关系甚好，隔三差五常会一起碰头交流。只要马阿姨知道，她总会对她女婿说，有机会你请怀忠到我们家来做客啊。有一年冬天，下着雪，特别冷。那个周末，我应邀去马阿姨家里拜访她老人家。一进门，家里暖意融融，原来她很早就把空调打开了。那天，习惯睡午觉的马阿姨没有休息，整个下午，和她爱人很早就在厨房间

忙开了。马阿姨知道我喜欢吃辣，什么辣子鸡、剁椒鱼头、小炒肉、毛血旺，我想吃的辣菜都有了，特别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她还做了茭菰烧肉，要知道，这可是我小时候的最爱。那晚，就这道菜，我筷子几乎停不下来，惹得马阿姨不停给我夹菜，她连连说，没想到你这么喜欢吃，下次一定多做一碗。

马阿姨性格开朗，尽管是70多岁的人了，但她说话声音洪亮，思维清晰。她说，我这辈子做什么事处什么人，就看中一个原则和缘分，怀忠优秀，有这个缘分挺不容易的。马阿姨酒量好，说话间不知不觉，你一杯我一杯，很快一瓶酒就没了。我没有酒量，一喝酒脸就红，急着对执意要开第二瓶的马阿姨说，您知道我酒量不行，今天这样刚刚好。哪知马阿姨一个劲直摆手，这哪行啊，再开一瓶，喝多少是多少，正在兴头呢！那一晚，借酒助兴，马阿姨高兴地和我们说了很多。话题有她一家三代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度过的两年艰苦时光，有她人生重要关口咬牙做出的去留抉择，还有她退役后参加工作后的每一个精彩荣耀……

退休后的马阿姨一直保持对生活的热情 and 追求，即便在身体两次手术后，她仍像过去一样保持着一份乐观和开朗。上个周末，知道马阿姨手术康复后不久，我想去看她，她知道后非常开心。那天中午，我们两个家庭，在马阿姨家小区旁边的一家饭店见面了。马阿姨说，本来很想邀请我去她家做客，但年纪大了，加之身体还在康复，一下子做不了那么多菜。但即便如此，她还是特地从家里亲手做了一只“椒麻鸡”带到饭店，马阿姨说，这个辣菜，味道正，你一定喜欢。

这次和马阿姨见面，也是间隔了有四五年时间，她告诉我，现在，除了参加社区公益活动，她每天坚持适当慢跑，一个人唱唱歌，还跟着视频学起了朗诵。特别是从前年开始，她还开始每天记起了日记。马阿姨说，这几年身边的老战友老领导有不少人相继离开，每一次送别，都很难过。加之自己这两年身体大不如从前，有时会想现在活着，总要给子孙们留点什么，于是，她就想到了记日记。

那天，尽管马阿姨身体刚恢复不久，但她仍然执意要喝一点白酒。也许是几年没见的缘故，她那天有点激动，和我谈文学，讲朗诵，还现场情不自禁地为我们朗诵了一首古风诗歌《岁月》。马阿姨说，尽管年纪大了，但自己总想让剩下的每一天都过得有奔头，有意义。

我们见面那天，是去年小雪后的第一个周末，尽管是小雪时节，但午后阳光依然温暖如春。和马阿姨一家告辞后，妻子把车开出了饭店，但马阿姨迟迟不肯离去，一直站在饭店门口连排的金黄银杏和几株深红的枫叶树下，不停向我们挥手示意。望着阳光照射下金黄的银杏和渐渐远去的马阿姨的身影，坐在车里，我的脑海里又呈现出马阿姨在饭桌上给我们朗诵的《岁月》：

不同的年纪，演绎着不同的自己。

风华是一指流沙，青春是一季繁华，苍老是一段年华，岁月是一盏灯茶。

一程花开，一程叶落，几度流年辗转，几回梦寐成烟。

在变老的路上，不纠结过往，不畏惧明天，优雅，从容地老去……

情趣·健康桥

在惠山走出“一只狼”

| 迟悟 文 |

一座城市有一座山，会生出很多故事。

无锡城中心有座惠山，古往今来发生过无数故事，如惠山泥人、惠山古镇、惠山古寺，等等。有的，现在还在发生着。

惠山虽不高，但在无锡人心中的地位，肯定是至高无上的。节假日，惠山门庭若市，特别是退休的人，逛惠山、登惠山是首选。春天的杜鹃，秋天的菊花，是惠山为市民呈献的“大餐”。

春风浩荡，满山翠绿。走在山间小道上僻静浓郁，山上大树，根深叶茂；山下映山湖，水波荡漾。感觉世外桃源就在城市的“胸口”。

惠山也是无锡驴友钟爱的地方。围绕着山，驴友有无数起点、有无数线路可选择。现在惠山究竟有多少条登山线路，估计没人能统计出。

三月的一天，跟着一群驴友，在惠山走了一条“狼狗线”，全程14.64公里。

开始看到这名字，有点懵，以

为山势像狼狗。后来又以为，大概是过去蛮荒时代，狼与狗出没的山路。走完后才知，全猜错了，原来走的线路轨迹，在导航上显示像一只狼或狗，故称“狼狗线”。

不知哪位天才驴友的“馊主意”，这条线有的路段要重复走。记得到山顶，又下山，然后原路再上山，绕了一圈，说这是尾巴。返程明明可以走平缓地带，又上两次山，说这是两只耳朵。快到终点了，一位驴友提议，再往上绕一下，于是又爬山下山，说这是狼环着的前腿。

尽管走得气喘吁吁，也只好“亦步亦趋”。到了终点青山寺附近（也是起点），打开轨迹图，奇迹发生了，真有点像一只蜷曲的狼。

在一座山上，走出“一只狼”，也算是奇事。

天气非常给力，蓝天白云，春风拂面，登高远望，锡城尽收眼底。一路上无数不知名的野花含苞待放，亦有无数叫不出名的树丛

灌木的枝丫正在吐绿，横七竖八没有规则，却全是原生态的样子。

山道，多以自然踩出的土路居多，偶尔有岩石铺就的台阶。宽处，可容两三人；窄处一人可过。有的山道看上去经常有人走，有的似乎是足迹罕至。偶尔遇其他驴友，擦肩而过。走到平坦处，我会把眼镜拿在手中，我相信眼睛也是要呼吸的。在这树木郁郁葱葱、杂草密密麻麻的山野，阳光是原始的，空气是碧绿的，尽管累一点，可以尽情享受这大自然的“野味”。

我想，这也是徒步最大的乐趣与收获。

到了山顶开阔处，有盘山路通往山下，人多了起来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大家从各条线路上来，有徒步的，有乘车的，还有骑自行车的，如入闹市。

开头我说：“一座城市，有一座山，会生出很多故事。”现在我想说：“一座城市，有一座山，会生出很多幸福。”

世家·鹿顶山

“秋翁”老杨

| 林柯 文 |

卧室的斜对面，有两棵红梅老树，是小区的报春使者。盛开时热烈得像炉中的火苗，艳丽得如西天的晚霞。笔者春节前即景生情，写了一副春联，道是“红梅临窗春意暖，老屋向阳人寿长”。

一花引来百花放。殷红的垂丝海棠，雪白的玉兰，一时间争奇斗妍，把住宅打扮得像浓妆艳抹的新嫁娘。我把图片发给朋友看，他们纷纷赞不绝口，说这小区简直像花园。我告诉他们，这一切要归功于小区的当代“秋翁”。

“秋翁”是老电影《秋翁遇仙记》中一位爱花如命的老翁。这里说的当代“秋翁”则是我的邻居老杨。

老杨是位退休老人，初次见到他时已经70出头。给人的印象是，为这些花花草草，整天忙个不停，不知疲倦，不知老之已至。购苗、栽种、浇水、剪枝、施肥、除虫，全程都是一个人干。天早时要从自家的四楼拎水浇花，几趟下来累得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他还用梯子爬到2楼的阳台上，在那里种了一批盆景。

有次闲聊时他告诉我，他把退休金分成三份，一份交夫人安排生活，一份自己零用，还有一份用于种花养花，用它买苗木、肥料、农药，以及锄头、花剪、喷雾器等工具。这么算下来，十几年，他花在这上的钱，该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我亲眼看见他有一次买了四棵苏铁，叫了一辆卡车运回来的，其中两棵种在我们门前，另外两棵种在围墙旁边。我问他多少钱一棵，他说300块钱一棵。当时我一愣，心想可以呀，真舍得！他不抽烟不喝酒，把余钱全花在这上头。这样的“月光族”，应该没有什么积蓄吧。

称老杨为当代“秋翁”，毫不为过。因为他不光爱花种花，还得当“护花使者”。少数不讲公德的居民，见花开得好好看便掐了带回家插在瓶里。有的花苗刚种下没几天就被人挖走了，为此他每天都要巡视几遍，还做了许多警示牌，挂在树枝上。

龙年春节一过，我便开始关注起老杨精心打造的“样板花园”。“样板花园”离房子四五十米，原是停车场旁的一块不规则的根本派不了什么用场的“边角废料”地，面积三四十平方米。老杨在周边种了一圈修剪整齐的冬青，作为护栏。天气一回暖，花园里玉洁冰清的蜡梅，开在枝头上的带刺的玫瑰，舒展而热情奔放的芍药，从春开到夏的月季，“花开时节动京城”的牡丹，便次第开放，迎来一番姹紫嫣红、蜂飞蝶舞的热闹景象。整个春天，让人目不暇接，流连忘返。

这块巴掌大的地方竟能聚集如此神奇的人间美景，莫非是花神率领百花，感恩“秋翁”来了？



见一面

插图 戎锋